



《囁一拍》及其他故事

〔法〕拉布莱依 著

陈学昭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《囉一拍》及其他故事

〔法〕拉布莱依著
陈学昭译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杭州

根据1955年巴黎《千种故事丛书》版本译出

插 图：赵宗藻

《噼一啪》及其它故事

〔法〕拉布莱依著 陈学昭译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 字数 108,000

1979年10月第 二 版

1979年10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80,001—16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3·104

定 价：0.38 元

关于爱德华·拉布莱依

爱德华·拉布莱依，一八一一年生于巴黎，一八八三年死于同一城市。青年时代，从事对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研究。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，曾参加反对党的行列。一八七一年当选为巴黎地区的议员，并成为左派的中心人物。在制订对当时说来有进步作用的一八七五年宪法的过程中，他起过促进作用。从一八七三年起，他是法兰西最高学府——“法兰西公学”的领导人。

拉布莱依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家和法学家，他的主要活动不是在文学领域中，而是在社会科学、特别是在法学的领域里；他有数量较大的关于政治、法律和历史方面的著作。但他也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，如：《蓝色故事集》（1863），《新蓝色故事集》（1866），还有从各国传奇作品中整理出来的《幽默、细腻、机智的故事》、《一个旅行者的回忆》（1869）等等。这里介绍的《〈噼一啪〉及其它故事》，共包括六篇童话。从这几篇作品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独特的风格和笔调：细腻，幽默，富于哲理性，有时甚至是讽刺和鞭挞，在这些充满幻想和机智的动人描写中，可以看到作者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风貌、他的政治思想和各种见解。

这是根据一九五五年巴黎《千种故事丛书》版本译出的。

译 者

目 录

噼一啪	1
——治理国家的艺术	
一 古怪国王和可爱王子	
二 巴惹小姐	
三 第一课	
四 巴惹的婚礼	
五 可怕的事故	
六 化装跳舞会	
七 两次诊断	
八 梦幻的终结	
九 对症下药	
十 人不可以貌相，董都原来不是董都	
十一 事实证明妻子应当服从丈夫	
疯子勃莱昂的故事	47
小灰色人	60

布西奈	75
牧人总督	100
野蛮人瑞尔朋	122

噼一啪

——治理国家的艺术

一 古怪国王和可爱王子

在蔓草王国里，幸福而天佑的土地上，男人们永远是对的，女人们也从来没有错。很久以前，这里有一个只梦想他的人民幸福的国王，据说他从不厌倦地生活着。他的人民爱不爱他呢？人们是怀疑的。确实的是，大臣们对于他们的国王并不怎么尊敬，给他取了一个古怪国王的绰号。这是在历史上人们所知道的唯一这样的称号，就象在可尊敬的唐·梅尔希斯旦歇·特·芒底拉斯·依·乃斯达神父不朽的评论杰作《王家贵族大事记》里看见过的，虽然这本大事记根本就不存在。

古怪国王在婚后一年就成了鳏夫，他把他的全部爱情，转移到他的儿子——王位的继承人身上。这是个最漂亮的孩子：他的面孔象孟加拉的玫瑰，美丽的栗色头发卷成波浪似的发卷，垂在两肩；再加上一双蓝色的透明的眼睛，一个端正的鼻子，一张小小的嘴巴，和一个方正的下巴，你会觉得他简直是一个小天使。在八岁的时候，这个年青的卓绝的孩子就跳舞跳得使人心醉，骑马骑得象法朗哥尼^{*}，舞剑舞得象加脱夏尔。当他高兴

* 意大利著名的骑手，曾久居法国。

的时候，谁不被他的微笑、他那向过路群众行着礼的完全是王家派头的优美风度所感动，而觉得可爱呢？因此，人民就给他起名为可爱王子。人民的意见从来也不会错；这样，这个名字一直流传下来了。

可爱王子美丽得象太阳；但是据说太阳本身也有黑点，而别的王子们恐怕还难和太阳比拟。这孩子以他的美貌炫耀整个宫廷，但是在那闪耀着爱情和欲望的眼睛里，却有着难以掩盖的阴影。可爱王子在体育方面的各种动作是柔软、轻快、敏捷的；而思想懒惰，什么也没有学过，却自以为已经懂得了一切。真的，保姆、侍臣和仆人们总是不停地对他说，学习是不适合于国王们的，一个王子就是不学习，也总是会知道得很多。当国王的只要用一只放荡而傲慢的手，把人民心甘情愿地献给他的钱丢一点给诗人们、作家们、艺术家们，他们便会为他效劳了。

这些格言使骄傲的可爱王子很高兴；因此到了十二岁，这可爱的孩子带着一种早熟的固执，拒绝张嘴去念那些字母。国王在最有耐心和最有能力的人们当中挑选了三个教师：一个神父，一个哲学家，一个军官。他们一个一个试图降服这固执的年青人。但结果呢，神父的说教毫无用处，哲学家的策略并不奏效，军官的拉丁文呢，也没有能灌输到可爱王子的头脑中去。可爱王子战胜了他们，成了自己唯一的主宰，一任他的偏好行事，没有束缚，没有法则地生活着。他象一头母驴般地固执，象一只火鸡般地易怒，象一只猫般地嘴馋，象一条水蛇般地懒惰。归根结底，真是一个十足的王子。虽然如此，他仍然是美丽的蔓草王国的光荣，也是只重风采和美貌的人民所寄予希望和爱情的人。

二 巴慧小姐

古怪国王虽然是在宫廷里长大的，但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；可爱王子的无知并不使他高兴。他常常忧虑地想，他的王国落在一个很容易受最下等的阿谀逢迎所欺骗的王子手里，将成为什么样子呢。但是，怎么办？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呢？这个孩子，是他宠爱的妻子临死时所遗留下的。与其看见儿子哭，他宁愿把王冠给他；温情的慈爱使他放弃了一切可行的办法。虽然诗人们那么说，爱情并不是盲目的；唉！要是真能那样迷迷糊糊地爱着，也就太幸福了，沉醉在爱里的人，虽然对孩子的前途感到担心和苦痛，终于还是心甘情愿地成了他所爱着的忘恩负义的人的奴隶和随从。

每天晚上，在朝廷议事以后，古怪国王总到果斯多洛侯爵夫人家里去过完他的一天。从前，这位侯爵夫人曾把国王抱在她的膝上教他跳舞，她是唯一能够使国王回忆起他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人。有人说，她很丑陋而且有点怪癖；但是，这世上的人心是这么奸诈险恶，毁谤一类的话最多只能相信一半。侯爵夫人有着高大的个子和银白的头发；很容易看出，在从前她曾经是美丽的。

有一天，可爱王子比平时更胡闹，国王带着忧虑的神色到了侯爵夫人家里。他习惯地坐到一张准备好了的牌桌边，拿起纸牌，开始玩七巧图。那是他用来平静自己的思想，在几小时中忘掉王国事务的忧虑和烦恼的办法。他刚刚把十六张纸牌摆成整齐的一个方块，便叹了口气。

“侯爵夫人，”他喊着，“您看我这个最不幸的父亲和最不

幸的国王。可爱王子虽然天性可爱，却变得一天天愈来愈任性，愈来愈放纵了。天呵！我难道应该把这样一个继承人留在我身后，把我人民的幸福托付给一个戴王冠的傻子！”

“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！”侯爵夫人回答说，“它总是往一边发展，懒散和美丽伴着走，才智和丑陋不分离。在我家里就有一个例子。几天以前，人家给我送来了一个曾侄孙女，她只有我一个亲人了。这孩子黑得象一只蛤蟆，瘦得象一只蜘蛛，再加上调皮得象一只猴子，可是还不到十岁，却博学得象一本书。陛下，请您自己判断判断吧。喏，我的小怪物来给您行礼了。”

古怪国王转过头来，看见一个孩子，她的各方面正如侯爵夫人所说的那样。圆圆的额角，黑而野性的眼睛，蓬蓬松松的盘得象中国式样的头发，粗而黝黑的皮肤，大而洁白的牙齿，一双红红的手装在那长长的臂上，这当然不象一个仙女。但是，蝴蝶都是从蛹里出来的。如果让孩子张开她的翅膀，长大起来，你会看到这个丑陋的十岁小女孩，会变成怎样美好的妇人呵！

小怪物走近国王，对他行了这么一个严肃的礼，使得本来并不想笑的国王忍不住笑起来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国王抚着孩子的下巴说。

“陛下，”她庄严地回答说，“我是多那·多洛莱斯——洛若里奥——龚夏——巴尔达拉——梅尔希奥拉——加斯巴拉·依·托多桑托小姐，父亲是高贵的唐·巴斯居拉尔——巴托洛梅奥——法朗斯哥·特·阿细斯依……”

“够了，”国王说，“我不想问你家谱，我们在这里既不是举行你的洗礼，也不是举行你的婚礼。人们平常怎样叫你的？”

“陛下，”她说，“人家叫我巴惹*。”

“为什么人家叫你巴惹呢？”

“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名字，陛下。”

“这倒是奇怪的。”国王说。

“不，陛下，”孩子回答说，“这很自然。我的曾姑母认为我疯疯癫癫，因此没有一位圣者愿意收我做他的教女；这就是她给我取这个不会冒犯天堂里任何圣者的名字的原因。”

“回答得好，我的孩子，我看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讨好天堂里的所有圣者的。既然你知道得这么多，你能告诉我怎样的人才算是一个学者么？”

“可以，陛下。一个学者就是这样一个人：说的时候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，做的时候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。”

“呵！呵！”国王说，“我的学者们要是能象你所想象的那样，我要把学士院变成国家的国务院，我会把王国交给它治理。那么，一个无知的人又是怎样的呢？”

“陛下，”巴惹说，“无知的人有三种类型：一种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人，一种是他说着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的人，一种是什么也不肯学习的人。这三种人统统都应该烧死或者吊死。”

“你对我讲的是一个格言。你可知道人们是怎样给格言下定义的？”

“知道，陛下。人们称之为民族的智慧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

“因为格言的意思没有标准。”巴惹说，“它们有的说白，有的说黑，世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适合于人们各种各样

* 意大利语，意思是疯子。据说在蔓草王国里，人们说着混杂的语言。——原注。

的爱好。格言就好象一口钟，依照着听它歌唱的人的脾气，它回答是或否。”

这么说着，巴惹忽然双脚跳起来，去抓一只飞旋在国王鼻子上的苍蝇。接着，又撇下完全莫名其妙的国王，走去拿了她的玩偶，坐在地上，把玩偶抱在手臂里摇着。

“怎么样，陛下，”侯爵夫人说，“对这个女孩子，您怎么感想？”

“她太聪明了，”国王回答说，“她活不长的。”

“呀！陛下，”女孩子喊起来，“您说这些话对曾姑母是不好的，她最多活不过十年了。”

“闭嘴！小波希米亚人！”老夫人微笑着说，“难道要你来教训国王么？”

“侯爵夫人，”古怪国王说，“我起了这么个奇怪的念头，甚至不大敢对您说，可是我实在想照这个念头去做呢！我对我的儿子已经无能为力，理智说服不了这个固执的人。谁知道疯癫会不会更能成功一点呢？我想让巴惹做王子的教师。这不听话的孩子拒绝了他的一切教师，而对于一个女孩也许不会拒绝的。唯一的障碍，是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我的意见，所有的人都会反对我。”

“不管它！”侯爵夫人说，“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傻，这就有理由不要和这些人一般见识。”

三 第一课

就这样，巴惹担负起教育年青王子的职责。没有一点正式的名义，在朝廷的公报上也没有提到这件事，只是说国王以他

通常的智慧一眼就找到了意外的天才，把他孩子的心和智慧托给巴惹，并从下一天起就把可爱王子送到侯爵夫人家里，准许他和巴惹在一起玩。

剩下了巴惹和王子两个人，默默地互相看着。巴惹比较大胆，先说话了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她对她的新同伴说。

“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叫我殿下，”可爱王子用着一种带刺的口吻回答，“那些认识我的人简单地叫我亲王，大家都对我称‘您’，礼节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什么是礼节？”巴惹说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可爱王子回答说，“当我跳，当我喊，当我要滚在地上的时候，人家对我说这是不符合于礼节的；于是，我就安静下来，可是我却厌倦了：喏，这就是礼节。”

“既然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玩的，”巴惹说，“那就没有什么礼节。好象我就是你的姐妹一样，你就是我的兄弟一样，我就不叫你亲王了。”

“但是你并不认识我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巴惹说，“我会爱你，这不更好么！人家说你跳舞跳得美妙，教我跳舞吧，你愿意么？”

僵局打开了。可爱王子搀着女孩，不到半小时，就教给了她这时候正流行的波尔加舞。

“你跳得多好呵！”他对她说，“你一下就掌握了步子的节奏。”

“这因为你是一位好教师，”她对他说，“现在轮到我来教你一点什么了。”

她拿了一本有图画的书，指给他看好些建筑物、鱼、伟

人、鹦鹉、学者以及奇怪的野兽和形形色色的花朵，这各种各样都使可爱王子欢喜的东西。

“你看，”巴惹说，“每张图画上都有说明的。我们读吧。”

“我不会读。”可爱王子说。

“我教你。我来做你的小先生。”

“不！”固执的王子回答说，“我不愿意念书。我的教师们使我厌倦。”

“这很好，但我不是一个教师。呀！这里是一个A字，是一个好看的好看的A。念：A。”

“不，”可爱王子皱着眉头说，“我永远也不念A。”

“为了使我高兴，念吧！”

“不，永远不！好了，这已经够了，我不欢喜别人不同意我的意见。”

“先生，”巴惹说，“一个高尚的男子绝不会拒绝妇女们的任何要求。”

“我拒绝的是那些穿裙子的恶魔。”年青的王子干脆地说，“让我安静些，我不再爱你了。从此，你得称我亲王。”

“可爱亲王或者是我可爱的亲王，”巴惹回答说，因动怒而气得脸都红了，“您必须念，或者说明为什么不念。”

“我就是不念。”

“不念？您再说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？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

巴惹举起了手。噼！啪！于是国王的儿子被打了两个巴掌。

有人曾经对巴惹说过，她那么聪明，甚至连她的手指都是聪明的，她竟信以为真。可见永远不应该和孩子们开玩笑的。

得到巴惹这第一次教训的时候，可爱王子全身发抖了，面孔涨得通红，大颗的泪珠挂在眼睛上；他那种愤怒地看着他的年青女教师的神气，竟使巴惹十分害怕。接着，可爱王子突然以最大的力量重新控制了自己，用一个稍带感动的声音说：



“巴惹，喏！A。”

于是，就在这天，这个房间里，他学会了二十四个字母，一星期之后，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拼读单词了；不到一个月，他已经不需要预习就能读各种书本了。

谁觉得幸福呢？那是古怪国王。他不停地吻着巴惹的双颊，他老是要她和他的儿子或者和他自己呆在一起。他把这个女孩子当成他的朋友和他的参谋，这对于所有侍臣们是个极大

的轻蔑。

可爱王子一直是忧郁而沉默地学习着他年青的教师教给他的一切；不久，他回到从前的教师那里，他的聪明和他的温柔使他们大为惊诧。他的文法复述得这么好，使神父有一天偶然也想到了，他从来也没有懂得的这些定义，却原来是有一点意义的。可爱王子的学问同样也使哲学家很感到惊奇，每天晚上，哲学家总是教给他和神父在早晨教给他的相反的东西。在这些教师中，他感到最少厌恶的是那个军官。说实在，刺刀（这是那军官的名字）将军是一个能干的战略家，他会象一个古人那么说话，只是带着一种轻微的文字上的差别：

“我是男子，有关残杀可怜的人类的艺术对我并不是陌生的。”

是他把护腿上的纽扣和军服上镶边滚条的秘密告诉了可爱王子。也是他教给学生说，对于一个王子，最重要的功课是在步兵学校；至于政治，那就是为了战争而检阅，检阅是为了战争。

古怪国王所了解的治理国家的艺术，或者不完全是这一种办法。但是，除了对将来他还不能预知外，他是为了可爱王子的进步而感到那么地幸福，他丝毫不愿意扰乱这种了不起的教学成就；而这种教育，过去长期以来曾经是那样地使人绝望。

“我的儿子，”他常常对可爱王子说，“不要忘记巴惹给你的帮助。”

当国王这么说着时，快乐得涨红了脸的巴惹，温柔地望着王子。虽然她有那么多才智，她竟还是傻子般地爱上了他。而可爱王子却冷淡地回答说，感恩是王子们的美德，总有一天巴惹会懂得她的学生是把这一切都记在心上的。

四 巴惹的婚礼

当可爱王子到了十七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他去看古怪国王。国王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，渴望在死以前能够看到他儿子结婚。

“我的父亲，”可爱王子对国王说，“您那些贤明的话，我思索了很久。您给了我生命，但是巴惹在唤醒我的智慧和心灵的时候，给我的更多。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表达我的心愿，就是娶那个使我成为这样的人的女人。我是来要求您允许我向巴惹求婚的。”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，”古怪国王说，“这真是一个使你显得高贵的举动。巴惹不是王族血统；在另一种情况下，我不会挑选象她这样的女人给你做妻子的。但是，当我想到她的美德，她的功绩，特别是她替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抛掉了这些无用的成见。巴惹有着王后的灵魂，愿你和她一同登上宝座。在蔓草王国里，人民那么地热爱才智和仁慈，因此他们会原谅你这被傻子们称为不适当的结合，而我认为这门亲事还是适当的。挑选一个聪明的女人，这个女人能够懂得他，爱他，这是幸福的！明天就替你们举行订婚仪式，在两年内我让你们结婚。”

结婚比国王预先打算的还要早些。在这可纪念的谈话十五个月之后，古怪国王在衰弱和老迈中去世了。他曾经把国王这个职业看得很认真；王国的辛劳事务使他身心交瘁以致于死。老侯爵夫人和巴惹痛哭着她们的朋友和恩人，但哭的也只有她们两人。可爱王子虽然不是一个坏儿子，但他被王国的大事分了心；至于整个朝廷呢，正等待着新的国王就位，再也不想到